# 一次緊急會議

陸苗耕

外交圈

將近午夜十二點，我們抵達了中南海一會議廳，部領導和有關司負責人已就位，大家以半圓形圍坐。一會兒，周總理在秘書的陪同下，健步進入大廳，同志們不約而同地爆發了一陣熱烈的歡迎掌聲。總理在中間前方的位子坐下，同時擺擺手，希望大家靠前坐，請姬鵬飛、喬冠華等部領導向前，同志們也紛紛挪動身子靠前。我望着周總理忙碌了一天的面容，仍精神飽滿，目光烱烱。聽老同志們說，周總理爲了盡早批閱各部委、各省市的上呈報告，常常工作到凌晨三、四點鐘。周總理穿着一身銀灰色中山裝，胸前佩着一枚「爲人民服務」的像章，簡樸的衣着，挺直的身板，清癯的臉上神情十分和藹親切，非常專注地主持會議。我日思夜盼希望見到的周總理，此刻像一座巍巍崑崙出現在面前，出現在萬家燈火淡去的深夜，我目不轉睛地盯着這位時代偉人，欣喜的淚水浸滿眼眶，心底默默地吟誦着：總理啊，你是國家的擎天大柱，你是中華民族的驕傲！數十年如一日，你的辛勞連着中國和百姓的命運。

待大廳裏安靜下來，周總理平緩地說，今天我非常高興同外交部同志一起研究幾內亞局勢。請允許我借機熟悉一下在座的各位。總理根據提供的名單，儼然像課堂上的一位老師，認眞地逐一點名。同志們一邊回答「到」，一邊站起來。總理總是以慈祥的目光注視，並說「請坐下」。大家都感到十分溫暖。點名時，總理不時向同志們問及來自何地、上何大學、在何駐外使館工作過等情況。記得總理曾問我辦公室一位同事家鄉是何處？當告訴是河北樂亭縣，總理飽含深情地說：「呵，那是李大釗同志的家鄉呀！」同志們爲總理如此熟悉和敬仰革命先驅而深爲感動。總理十分平易地與西亞非洲司一位老同志對話，當得知這位老同志曾在我駐坦桑尼亞大使館工作好幾年，便問：「你懂當地斯瓦希里語嗎？」這位老同志回答：「懂英語，只略懂一點當地語。」總理問：「你多大年紀了？」答曰：「四十二歲。」「呵，你還年輕，希望有機會學習當地語。」在總理眼中看來四十二歲正當盛年，還是學習好時機。總理的這番話對部裏年輕同志鑽研業務、提高外語水準啓發和鼓勵很大。總理愉快地與同志們認識一遍，使身居高位的國家領導人一下拉近了同每位外交人員的距離，人人臉上洋溢着笑意。

接着，周總理要求大家對幾內亞形勢發表看法，暢所欲言，各種觀點都可談。聽老同志們說，總理經常要求工作人員討論問題時，思想要無限，可以無拘束地發表看法，以便集思廣益。首先由主管幾內亞的同志簡要彙報葡僱傭軍入侵幾內亞情況。總理非常仔細聽着，不時插話和提些問題，會場上呈現非常融洽的交流氣氛。周總理曾經在一九六三年底和一九六四年初進行亞非十四國之行時訪問過幾內亞，雖然時隔六、七年了，但對幾內亞首都科納克里仍記憶猶新，非常熟悉地與同志們交談關於僱傭軍入侵路線、登陸區和攻擊點等情況。大家對總理的驚人記憶力和情繫非洲國家欽佩不已。當彙報人員談到，杜爾總統正調動軍隊，同幾內亞人民一起英勇抗擊葡僱傭軍入侵，敵人的猖狂勢頭有所減弱，總理的凝重神情才有所緩和。

儘管時針已指向凌晨兩點多鐘了，總理依然沉浸在工作之中，毫無倦意，除關心幾內亞當前局勢外，還了解幾內亞基本國情，饒有興趣地聽取曾經在駐幾內亞使館任政務參贊的趙源同志的介紹。趙參贊如數家珍地談及幾內亞的地理、歷史、部族、風土人情、經濟發展、農村生活等情況。總理對外交部同志的彙報表示十分滿意。

最後，周總理向我們強調，一定要高度關注幾內亞局勢動向，非洲民族獨立運動正在向縱深發展，葡萄牙殖民地人民必將贏得獨立和自由。葡殖民主義者雖末日來臨，但還要狗急跳牆。我們一定要全力支持幾內亞人民捍衛國家主權的正義鬥爭，決不容許葡萄牙殖民主義者入侵陰謀得逞，否則就會在非洲出現惡劣的先例。總理指示我駐幾內亞使館和國內有關部門迅速採取行動，作出具體工作安排，以便最有效地支持幾人民和非洲人民的英勇鬥爭。總理還表示，他將會見幾內亞駐華使館臨時代辦，讓外交部盡快安排。

周總理此次召開的形勢務虛和工作研究會議長達三個多小時，使到會的同志深受教益，對我的啓迪很大，熱愛對非工作成爲我終生的奮鬥目標。

（下）

# 本港有個紫菜島

鄭家豪

HK人與事

家裏孩子喜歡吃紫菜，紫菜壽司、日式紫菜湯麵，吃來津津有味，他的零食是超市的包裝紫菜片。

香港南面的蒲台島，是本港紫菜產地，我們平日吃到的紫菜，卻來自日本和韓國，既然蒲台島盛產紫菜，怎不在天然繁衍之外，研究擴大人工繁殖，把蒲台發展爲大面積紫菜產地，再加工生產各式紫菜食品，成爲本地的品牌。

島上居民說，他們世代吃紫菜長大，很多人都懂得採紫菜，上世紀六十年代興旺時，村民上千，出產紫菜外，島上有腐竹廠、酒廠，現在年輕人不想屈居小島，走出市區打工，住在市區，留下公公、婆婆，採紫菜要攀爬，在海邊崖上「吊威吔」，老人家沒氣力，獨有一位年屆七十的福伯去採，福伯說，公公婆婆吃慣了紫菜，他不去採，大家吃不到，村民現在吃的紫菜僅靠福伯供給。市面紫菜食品越來越多，年輕人愛吃日本料理，日式料理少不了紫菜，這就多了年輕一代吃紫菜的習慣，家裏用紫菜滾湯、炒蛋、放湯麵。假日若到蒲台島，別忘了在靠近碼頭、島上唯一的一家海鮮酒家喝一碗紫菜湯。產在當地，吃在當地，口感分外新鮮。紫菜湯大衆化，是地道招牌菜，遊客多會停下來喝一碗，湯料用魚片、蝦米、肉碎配搭，約七、八十元一窩，足夠三數人分享。現在仲春時節，紫菜不在當造，要吃新鮮海邊採來的紫菜，便須在深冬時候到訪，領略冬日的小島風情。

採紫菜十分艱險，是極其危險的工作。一般人將紫菜看作海產，以爲在海中繁殖，其實紫菜不在水中，而是寄生在風浪可到的海邊懸崖石壁上，觸手細滑，牢固長在岩石上，需用刀或硬物刮下來，花時間，費氣力。

紫菜集中生長於島上的南角咀，每年僅採一次，由十二月初至新年約一個月時間，必須二人同行，一人以繩繫腰，一人在岩岸牽住繩索，將一人凌空吊下去，下去的人凌空在岩石上採集，他身上掛一布袋，把刮起來的紫菜放在袋子裏，牽繩的人則要負起安全責任，持久地牽住繩頭，不讓繩子左搖右擺。

每年採紫菜都是島上最冷天時，風如刀割，腳下捲起的巨浪衝擊岩石，浪花飛起近丈，人在半空依然渾身濕冷，曾發生過一位姓吳村民不按習慣做事，獨自出動，溺斃海中。冬至過後兩星期，紫菜不再生長，待來年才有收成，曬乾的紫菜可存放十年。

在島上路邊的大石、木柵架上，看到放着或掛着需要曬乾的昆布、海藻和紫菜，居民自給自足，多出的拿到市區出售，一斤紫菜乾，可賣到四百元，但十斤紫菜始曬成一斤，很不容易採到十斤，掙的是辛苦錢。

在茶檔似的海鮮酒家喝一碗紫菜湯、吃一碗島產的昆布海藻綠豆糖水、或是鮮泥鰾粥，再泡一壺島種的樹仔「相思茶」，也可再豐富一點，每人吃一隻蒸鮮鮑，加一份椒鹽焗鮮魷，嘗嘗當地盛產的海鮮，看沒有船群干擾的海面，「海到無涯天作岸」，這才是要找的海島啊。

紫菜島將長留印象，那怕走至歐洲、北美，也會泛起絲絲牽想。

# 莫扎特故鄉那些事

葉　周

天南地北

走在薩爾茨堡的街道上，我如同穿越中世紀。看到街邊有一處花團錦簇的白色建築，順道彎進去，一幢巴洛克風格的豪華建築前面，草地上盛開着艷麗的鮮花，每一簇花卉都被組合成優美的弧線，鐫刻在濃密的綠草地上。這就是赫赫有名的「米拉貝爾宮」，這是薩爾茨堡總主教沃爾夫·迪特里希一六〇六年爲他的情人所建造的宮殿和花園，當時以這位情人的名字命名爲「阿爾滕奧宮」。沃爾夫·迪特里希的繼任者爲了抹去這段不便直言的故事，將其改名爲「米拉貝爾宮」。「米拉貝爾」在意大利語中的意思是「驚人地美麗」，也是這驚人的美麗爲我揭開了薩爾茨堡的面紗。花園中雕塑、噴泉和美麗的花卉相望，與花朵的艷麗形成鮮明反差的，卻是歲月在每一尊雕塑上留下的雨與雪的痕跡，一道道烏黑的水痕掛在壯士的臉上和風韻婦人的胸部，或許這就是穿越了歷史的美的留存。遙望不遠的山上，中世紀的城堡巍然聳立在山巔上守望着這座城市。

在維也納金色大廳聽完莫扎特的音樂會，第二天一早我就起程坐火車前往他的出生地薩爾茨堡。走在老城的街道上，石板路面將我引向廣場上矗立的莫扎特銅像。年代眞有那麼久遠了嗎？數百年了，銅像立在廣場中央，風吹雨淋，金黃的銅色已經被厚厚的墨綠色覆蓋。

在糧食大街的一幢三層樓高的黃色公寓中，我找到了莫扎特的故居，三十五年的生命中，他曾經在這座城市生活了超過一半的歲月。上樓前我先進入後院，仰望着二樓他家的後窗，似乎能從那裏聽見幼年莫扎特的琴聲和見到他探頭張望的小臉蛋。現在這幢建築中設立了莫扎特博物館，走進大廳首先看到的是他曾經用過的古鋼琴。幾百年前樂器的設計居然那麼簡樸，體積不大，袒露着原色的木質，可是卻由天才兒童彈奏出絕妙佳音。我從講解器的錄音裏聽到了莫扎特的樂曲，琴聲悠揚。我閉上眼睛，與他的距離似乎近了。

▶莫扎特故居的大廳展出莫扎特用過的古鋼琴　作者供圖

只有六歲的莫扎特，就時常由擔任宮廷樂師的父親帶領着，與姐姐一起從門前坐上馬車長途跋涉，四處去討生活。一張地圖顯示了莫扎特幼年隨父親出行的蹤跡，他們去維也納，然後德國、意大利，英國、法國、捷克布拉格……歐洲的許多地方都留下了足跡。當時成功音樂家的生存方式就是設法在大教堂或是皇家宮廷的音樂團中找到一席位置。六歲神童莫扎特從小就在父親的嚴厲督導下開始了這種尋找生計的行程。出行就是一輛馬車，馬車承載得了莫扎特所有的童年歡樂嗎？馬車中的空間太狹窄了，父親的威嚴已經佔滿空間，哪裏還有他的歡樂？下了馬車走進達官貴人家中，在挑剔的目光中表演。然後聽候他們嚴苛的評論，這就是莫扎特幼年的生活。時常一路顚簸，結果卻掃興而歸，很顯然他與普通孩子的童趣歡樂無緣。

也許正是這種密集緊張的生活，培養了莫扎特自小就有一顆孤傲的心，這顆心似乎與他的音樂天才相伴而生，日益長大。他過早地被放在求生的嚴酷社會環境中，可是卻孤傲不變，與生俱來的傲骨從來不曾磨得圓滑，他十分討厭那些不懂音樂的達官貴人，遇有看不上的，他甚至不願意爲他們觸動琴鍵。

當莫扎特首次來到維也納皇宮時，一位曾經參與莫扎特求職音樂會的人士留下一段這樣的敘述：當孩子們演奏時，觀衆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莫扎特的傑出表現，震驚全場。當皇帝要求他用一根手指演奏時，他毫不猶豫的照做了，乾淨利索地彈奏了好幾首曲子，讓在座的每一位大吃一驚。在他當時的年紀，已經可以看出他個性中的倔強，似乎他素來蔑視來自高貴者的讚美，尤其若是他們對音樂缺乏品味，他甚至不屑於爲他們演奏。

（一）

# 老來未必是「餘白」

張桂輝

自由談

一日，與幾位「老友」小聚，聊及晚年生活話題時，有人感嘆：老都老了，還想做什麼、還能做什麼？能吃多吃點，想玩多玩些，給晚年多留些「餘白」，權當對忙碌歲月的「彌補」。聽罷這話，不敢苟同。

但凡常人，一旦退休，崗位沒有了，工作沒有了，家，便成了「主陣地」。於是，有人認爲，長年累月沒「正事」可幹，豈不等於進入人生的「餘白」期。這種想法，不說過於悲觀，也是過早放棄。

人生留不留「餘白」、留多大「餘白」？好比國畫與油畫一樣——不能泛泛而談、一概而論。人所共知，中國畫重意境，章法布局的奧妙之一是：密不透風、疏可跑馬。就是說，畫面務必有疏有密，多少得留下一些空白；西洋畫重寫實，無論畫的是人物，還是景物，畫面都是滿滿當當的，沒有一丁點空白。

人與人，也一樣。身體素質、心理素質、文化素質等方方面面，都不盡相同，不能說一到六十歲，就只能坐以待「老」了。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把老年人分爲三個階段：六十歲至七十四歲爲年輕的老年人；七十五歲至八十九歲爲老年人；九十歲以上爲長壽老年人。事實上，隨着人類社會的發展、醫學科學的進步，人生七十早已不稀奇了。從這個角度講，老年人過早抱有進入「餘白」期的想法，實在是一種消極情緒。

摩西奶奶，原本是美國的一名普通農婦，七十六歲時，因關節炎放棄農活開始繪畫，八十歲到紐約辦畫展，引起轟動。她一百〇一歲辭世，先後辦過十五次個人畫展，留下一千六百幅作品……半個多世紀以來，她的畫作穿越了國界，感動的力量，蔓延各地。她有一句看似平常，卻富有哲理的百歲感言：「人生永遠沒有太晚的開始。」

二〇一二年病故的日本導演、編劇、獨立電影創作人新藤兼人，其《100歲的人生方式》一書，充滿了對人生的思考。他的人生信條是：「只要活着，就要活到底。」八十多歲的時候，他「仍感覺人生還未到餘白階段」；八十七歲那年，他拍攝了以老年人問題爲主題的電影《生之欲》；九十歲那年，拍攝了四十年前想拍而未拍的影片《貓頭鷹》。

如同新陳代謝一樣，不論是領導幹部，還是企業員工，到了法定年齡，都得退而休之。而一旦退休，就不存在「進」或「退」的問題。但這並不等於可以游手好閒，可以虛度年華。每一個人，都年輕過，都奮鬥過。年輕的時候、在崗的日子，工作忙忙碌碌、生活轟轟烈烈、時間緊緊巴巴，很多想做的事，沒有時間做；很多想讀的書，未必有空讀。退休之後，倘能抓住時機，完全可以讀一些過去想讀而沒讀的書、做一些以前想做而未做的事。

除外，還可以選擇若干健康的愛好，默默堅守、孜孜以求。同樣能夠提升——不是提升職務，而是提升素質；照樣可以超越——不能超越別人，可以超越自己。只可惜，現實生活中，少數人剛剛步入老年序列，一心只想着「樂」，而不曾想到「爲」。這就有失偏頗了。人們常說，「老有所學、老有所爲、老有所樂」。從這一排序中，便不難看出，其他幾個「有」，是老有所樂的重要前提。

生活實踐表明，但凡常人，有爲才有樂，樂寓於爲中。青壯年如此，老年人亦然。老年人能吃幾碗飯、能幹多大事、能有哪些作爲，只有自己最清楚。可以根據自身的條件與可能、愛好和特長，不拘一格，量力而行，多做一些自己想做能做的事。則生命就會充實些，「餘白」就會小一些。更何況，人到老時有學有爲，個中歡樂有滋有味，且既有利於愉悅身心，又有助於延年益壽，何其妙哉。

# 略談北朝作家邢劭

顧　農

文史叢譚

北朝作家邢劭（字子才）是河間鄚（今河北雄縣南鄚州鎮）人，他比大名鼎鼎的溫子升只小一歲，一度齊名，稱爲「溫邢」；溫子升去世後，人們又將他同比較年輕的魏收相提並論，稱爲「邢魏」——其人在北朝文壇上守先待後的地位由此已不難推見。河間邢氏當時人才輩出。

邢劭成名甚早，享年較長，不僅作品數量很多，而且學問淵博，「博覽故籍，無不通曉。晚年尤以五經章句爲意，窮其指要。吉凶禮儀，公私咨稟，質疑去惑，爲世指南。每公卿會議，事關典故，劭援筆立成，徵引該洽，帝命朝章，取定俄頃。詞致宏遠，獨步當前。」（《北齊書》本傳）；又曾參與法律檔的制定和修訂。可惜邢劭的作品亡佚已甚，而且他既缺少溫子升《韓陵山碑》一類名篇，又沒有魏收《魏書》那樣的巨著，不免顯得相形見絀了。

邢劭流傳至今的文章，以應用性的官方文字爲主，寫得比較樸素，不像溫子升那樣講究修飾，而在當時卻以其古樸清新大受歡迎。邢劭特別推崇南朝的沈約，沈約提倡「三易」（易見事，易識字，易讀誦），邢劭確能得其精華。《北齊書·魏收傳》載：「始收比溫子升、邢劭稍爲後進，邵既被疏出，子升以罪幽死，收遂大被任用，獨步一時，議論更相訾毀，各有朋黨。收每議陋邢邵文。邵又云：『江南任昉，文體本疏，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乃曰：『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昉？』」

這些紛爭乃所謂文壇軼事，彼此開些玩笑，不應以爲他們就此勢不兩立。事實上他們有着深厚的友情，邢劭有《酬魏收冬夜直史館詩》，詩題一作《冬夜酬魏少傅》，詩云：「年病從橫至，動息不自安。兼豆未能飽，重裘詎解寒。況乃冬之夜，霜氣有餘酸。風音響北牖，月影度南端。燈光明且滅，華燭新復殘。衰顏依候改，壯志與時闌。體羸不盡帶，髮落強扶冠。夜景將欲近，夕息故無寬。忽有清風贈，辭義婉如蘭。先言嘆三友，次言慚一官。麗藻高鄭衛，專學美齊韓。審諭雖有屬，筆削少能幹。高足自無限，積風良可摶。空想青門易，寧見赤松難。寄語東山道，高駕且盤桓。」

此詩作於天保八年（此據繆鉞先生《魏收年譜》，《繆鉞全集》第一卷下冊，河北教育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版，第五二八頁），其時魏收任太子少傅，監國史，邢劭亦在史館。從「忽有清風贈，辭義婉如蘭」一句看去，是魏收先有詩贈邢劭，邢則作此爲答。他在詩中自嘆衰老，祝願年輕的魏收大展宏圖（「積風良可摶」句用《莊子·逍遙遊》的典故，指大鵬展翅），不要作消極退隱之想。語氣十分親切，哪裏有什麼朋黨之意！他又有《冬日傷志篇》，詩風也近於漢魏。

邢劭寫詩不爲時下的風氣所動，語言質樸，眞摯動人，如他的《思公子》詩道：「綺羅日減帶，桃李無顏色。思君君未歸，歸來豈相識。」明白如話，怨而不怒，絕未受當時南方宮體的薰染，沒有任何指向情色的話頭。

邢劭的爲人和爲文都顯得有些老派作風。他在《蕭仁祖集序》中說過：「蕭仁祖之文，可謂雕章間出。昔潘陸齊軌，不襲建安之風；顏謝同聲，遂革太元之氣。自漢逮晉，情賞猶自不諧；江北江南，意制本應相詭。」他認爲詩文創作不必死守老傳統，也不必趕什麼時髦，按自己的意思寫就好。可惜這一篇序現在只留下這麼幾句。

邢劭非公務性質的文章也有寫得極好的。《北齊書·袁聿修傳》載，太寧年間邢劭在兗州刺史任上，一位相熟的比較年輕的友人袁聿修以太常少卿的身份出差經過此地；臨別時，邢劭送了他一些並不怎麼值錢的白紬作爲禮品，結果被退回，還附了一封信，於是他趕緊回了一封信去，略云：「一日之贈，率爾不思，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間然。弟昔爲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充分肯定對方的清廉，而語氣非常親切。這時邢劭年紀已經很老，資歷也比對方老得多，離去世已不遠了，送點禮品本來絕沒有行賄的意思，但在信裏他坦然承認自己是老糊塗了，做法大爲不妥。看來邢劭確實是有過不憚改的儒家君子，而其時北齊官場的風氣還相當不錯。